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舉人臣唐　湝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九

餘姚黄宗羲編

稗一

佛學 王禕

佛氏之學其未入中國也世尊大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世尊所説為脩多羅藏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羅集為四部律謂之毗尼金剛薩埵於毗盧遮那前親授瑜珈五部謂之秘密章句無

著天親頻升知足天宫咨參慈氏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毗羅之法弘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此其大畧也自漢永平二年佛法始入中國厥後離為異宗曰教曰禪曰律凡三焉魏嘉平初曇阿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曇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作疏以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為南山之宗薩埵以瑜珈授龍猛猛授龍

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中智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道氤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為瑜珈之宗唐貞觀三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陀寺因授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基基乃網羅舊說廣製疏論是為慈恩之宗梁陳之間北齊惠聞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遥禮龍勝為師開空假中三觀止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顗其說乃大備顗授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玄朗玄朗授

湛然是為天台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授智儼儼以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國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峰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是為賢首之宗瑜珈久亡南山亦僅存其行於今者惟慈恩天台賢首而天台為尤盛此則世之所謂教也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乃弘教外別傳之旨謂不立文字可以見性而成佛達摩傳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大鑒禪師慧能而其法始盛能

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閫奥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為懷海海傳希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三玄門以策厲學徒是為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為溈山大圓禪師靈佑佑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和微妙玄機不可湊泊是為溈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宗之其傳為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義存傳雲門匡真大師文偃偃之語言如青天震雷聞者掩耳是為雲門之宗玄沙師備實偃之同門友

其傳為珪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而逈然獨立不涉凡情是為法眼之宗遷之旁出為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傳曇晟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大師本寂而復大振是為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句麗仰山三傳至芭蕉徹石晉開運中亦亡弗繼雲門曹洞雖僅存然不絕如綫惟臨濟一宗大用大機震蕩無際久盛於今此則世之所謂禪也律學均以南山為

宗真悟智圓律師允堪著會正記等文實出六十家釋
義之外是為會正之宗至大智律師元照復別以法華
開顯圓意作資持記乃與會正之說不能有同是為資
持之宗二宗今雖並存而學者多遵資持之教此則世
之所謂律也大抵佛之為道本無二門自去聖既遠源
遠而流益分於是師異指殊各建戶庭互相矛盾禪則
譏教為滯於名相教則譏禪為溺於空寂若律之為用
雖禪教所共持而取舍各不同至於為教禪之學者又

各立異以取勝一彼一此不相出入自教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為五教自禪宗言之慧能與神秀同受法於弘忍能則為頓宗秀則為漸宗道一神會同出於能一則密契心印神會則復於知解其不同如此至若天台教宗之一也而四明知禮孤山智圓性善性惡之說如氷炭之不相投臨濟禪宗之一也而或以棒或以喝至横川拱則復以聲偈其示人之要如枘鑿之不相合支流乖錯論說紛紜殆不得而悉

數也

道家　王褘

老子之道本於清静無為以無為為體以無為而無不為為用道德經五千餘言其要旨不越是矣先漢以來文帝之為君曹參之為臣常用其道以為治而民以寧一則其道固可措之國家天下者也自其學一變而為神仙方技之術再變而為米巫祭酒之教乃遂流為異端矣然而神仙方技之術又有二焉曰鍊養也曰服食

也此二者今全真之教是矣米巫祭酒之教亦有二焉曰符籙也曰科教也此二者今正一之教是矣鍊養之事黄帝之書雖頗及之而皆後人依倣而託之者及赤松子魏伯陽者出實始為之宗至於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又變鍊養為服食其為術愈偏矣符籙之事黄老之書所未嘗道張道陵寇謙之等實創為其法及杜光庭與林靈素輩則又變符籙為經典科教其為事益陋矣然嘗論之鍊養之說歐陽子嘗删正黄庭經朱子

嘗攷注參同契二公大儒皆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用以養生全年固未爲得罪於名教科教之說鄙陋不經庸黃冠資是爲逐食之具爲世患蠹亦未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說本邪僻謬妄而凡惑之者鮮不罹禍欒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流以此殺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僇張角孫恩呂用之輩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而不顧矣今也鍊養服食其術具傳而全真之教兼而用之全真之名昉於金世有南北

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近時又有真大道教有七祖康禪之教其說又自相乖異至於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師分掌南北教事而江南龍虎閣皂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先儒有云道家之說雜而多端其信然矣又謂其書皆昉於漢桓帝之時今其經典以為天師永壽年間受於老君是也世傳太平經最古且多今不復存然其所言興國廣嗣之術殆不過房中鄙褻之談若大洞等經

大率六朝以來文士之所造雖文采可觀而往往淺陋無甚高論朱子謂佛學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執是說以求之道家之本末可論矣

評二相 海瑞

中玄是箇安貧守清介宰相是箇用血氣不能為委曲狥人之人一時保留存翁攻中玄者頗多中玄嘆曰非鄉愿不可以得人聖人中和氣象行無過差有不得人者乎中玄說於責己不是世俗習為和同論世俗則是

耿楚同以貪戾二字論説戾之害大以戾病中玄最當其他大抵出私見黨同不然也然中玄後出首相吏部可為之權一旦在己何如哉何如哉人言嘖嘖縱中玄果無入己之贓不能防閑覺察以致有是入己入人其罪不大相遠縱舍此一節不論首相設施吏部黜陟猶夫人而已興利除獘亦未見其有以當人心合天道比隆虞夏反我國初良法守而行之中玄其得為賢哉瑞嘗先謂存翁不如中玄之高中玄不如存翁之穩悔己

一言之誤於中玄有深望焉非以伊傅周召望之也我朝諸公稍涉高位便是全然模稜養望因因循循度日保官孟子謂自以為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今之謂也國無幸矣民無望矣中玄鬱火强陽猶可藉之以進飲食嗜味調攝真陽反手而之太和元氣或可完復比之存翁一味甘草不為烏頭附子亦不為參苓耆术無大利益相遠也今則又如此矣豈高者虛曠無用穩者猶縝密顧前顧後無大失少有濟耶存翁為富中玄守

貧此未論及人之難知人之難得如此哉

天下有非禮非義人情世態牢不可破未易挽而回之者居今之世欲成天下之事不得已似亦不可不為調和之劑然甘草國老為佐為使則可存翁以之為君和柔之義勝直方之德微此其所以誤也產業之厚亦坐此病彼非不為富貴人也然天資近善害人為富彼必不為優柔不斷人為之彼亦聽之亦不免掩耳盜鐘之心耳近日贊成遺詔謂之伊傅周召可也而前後不稱

居家致富尤大為累可惜可惜存翁之論定於是矣中玄再相遠未詳知大概血氣用事較之存翁得失無大相遠均之無足取也

社中新評 有序　孫七政

歲在乙亥之秋僕抱病索居情悰落莫緬懷社中諸子及一二友生自蔣逕求羊謝家昆季外或屏迹千里或事變生平遡往則樂事傷心悲來則佳期慘緒僕雖壯夫能無驚骨莫覯者之子清揚莫忘者斯人

粹美而予所欲忘者形也所欲遺者心也故曩嘗贈尹教甫詩云但令襟期苟相許白首不見心相通豈若人間行路難輕言托友九疑峯以此思情則情可知遂各著風神合陳標致凡四十有三人題曰詩社新評又曰懷知篇揭諸座右譬若層城瓊樹朗照目前洛浦明珠交輝席上雖風雨如晦而若聆飛肩之音山河云邈而怳覿映玉之度矣緘諸同好用代折麻所歎者先達則莫罄揄揚神交則未能彷彿非敢謂曰

一代風流盡在是也

莫廷韓為人正如淮南小山作招隱悲懷遠意不出乎騷家宗旨而以氣韻峻絶獨稱高作宜其為風流之宗主

殷無美為人如魏武帝短小精悍雄視諸傑故其經營四方動多神明策畧而阮陳文雅更自婉媚酷似其為人

梁伯龍為人如闕門敗俠閧雞出走雖壯心猶在而神

氣索然忽遇少年遊俠恩情篤至匪特才情乃爾亦其
所遇故然

楚王孫為人如藺相如澠池之會氣陵秦昭而能為廉
將軍折節千古生氣若置我竹林則山吏部之留心時
務也

張仲立為人才高燦發而託意幽玄正如冰壺秋月本
宜著煙霞外去迺強使適俗故少年即多子建憂生之
嗟

顧茂儉為人如班伯遊許史子弟間迹寄綺紈心居風雅邇來茅山諸作大似靈運遊山

尹教甫為人如聲子班荆道故旁若無人論交至此殆萬物莫移黃金落色之句令人感慨擊節江右風流首見之子

王世周為人嘗評其苦吟若禪定與世若處子大足稱佳惜其不拘小節幾為多情所累

羅居士為人正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僕與綢繆最密

更不能得其不可人處此真有長者風

沈嘉則為人無論其才情富逸向本四明豪士一不稱意便爾投筆其任達如此猶存賀監風流

黄淳父為人如陶弘景聽松風幽意可對而心存竒節朗朗照人今長逝矣倘不遇羊曇醉時那能更過西州門又曰今幸有青甫在

朱邦憲為人卓犖有氣是一男子能使王元美目為獳子林宗此非偶然

周若年為人括默而有深沉之思人與之居宛若李青蓮獨對敬亭山相看兩不厭者詩藝精工是神龍間品格

張紡于為人好賢如渴有古人之風前輩風流蕭索殆盡若非之子吳門大為岑寂是于我輩中有中興之功也

俞孟武家本臨安貴公子遭家多釁 闕

康山人幽致灑然直意其間猿野鶴羣耳及為君死友

萬里負骨竟有鐵石心腸豈惟山人少有抑且國士無雙

董子崗於荊溪盍簪毛鄭甫自金陵贈縞晤言何遽契闊何深董則練達先朝惜未見蔡邕獨斷而竟以貧死遺書散亡毛則以急難友誼故辛苦獄中若更有急難者鄭甫當不至此乃知我輩不可無郭元振又不可無魯國孔融

古[illegible]自吾家無美唱之文采得不寂寞曾與詩筩往還

者僅見金張二君金則季野春秋張則子國顏子倘有宋玉景差復出無美遂為辭賦之祖矣

陸無從聞其獨步江都嘗於黄溥父座中目擊而已不交一言然其佳句有云匣有魚腸堪借客座無狗監莫論文其人已可想見

茗溪戚元佐未知為何如人迺能知僕於明妃曲隴頭水等篇賞識獨至謂為絶倫方欲締交而遽云徂謝㝠㝠之中負此良友

墨談　邢侗

三十年前墨止利劑成餅不施文采貴在草細煙真膠清杵到即無香料汪汪池腹間作清泠觀舐筆不膠入紙不暈今製一取古文竒字篆籀填銘鼎敦饕餮神怪千態花木蟲魚幻象百出妙奪化工即皮相之髹采可鑒梔表蠟裏無益文苑有慚上玄

今三四十年故家所藏舊市墨玩之如枯松枝略無容華磨之鬱勃起藍煙不深黑和汁餘升許都如止水毫

端滑脱落紙清潤惜不多得

羅文龍墨是豪游中哲匠金相玉質水煠畫屬上清髙華鮮令别作妙觀空青水碧木難珊瑚一笏之貲價抵連域

僕十五年前於都下得一挺署記為辛亥政與我生之辰相值此三十八年間閲幾家梅月幽香迺落余手彈之鏗鏗作金石聲色理闇然鑽之彌堅即煩博浪一擊不能驟碎然亦不欲研磨寶若軀

命再三十餘年擬作河間壙中殉不復令從世代
間磨人
吾鄉孟大中丞好藏書墨一旦朝露便為里兒攘
取殆盡聞有一挺為新安朱紫陽先生款是趙宋
時物不審作何色象計令不為邨舍女兒畫眉則
為塾師小童塗鴉千年尤物類至失職何但中郎
竈下桐焦
見江南奉使大璫製進御數墨多龍文采翠表冐

黄金塗中用珠粉金泥龍腦麝臍色奪朝曦芬溢九竅如内法醞濃郁饒舌然之荷露清遠韻朝堂高貴不比寒松居士墨亦宜然

松江製墨挺作薄片多署龍香劑磨之質清起重嵐不甚深黑比之士品則逸民之儔

有墨德有墨才有墨韻太上重玄非石而堅入水不漬著手不汚德也小而片研大而巨斗礱之飲河無不具足捺管可作蠅頭拓箒極于方丈利可

截紙汁堪入木才也黑擬點漆翳若浮嵐澄乃秋水泛則天花水煤結其氤氲木石欝其爛熳韻也合此三者致足為墨卿解嘲乃知隃麋策勛不減凌烟

墨欲至實實則煙沈墨欲至虚虚則質清實實虚虚既沈復清是曰墨神

松煤不膚光桐膏太骨露要之松煤則君子闇然桐膏乃文士符采

研發墨猶之錐利木穴墨磨研猶之水滴石穿剛柔相制齒落舌存物亦爾爾

墨月可以盡一笏筆半之硯可逮乎雲仍三者功力悉敵世間壽夭不必程能課勞當自賦質有差耳

豨膏墨不知從何作始見令畝製墨銘云爾僕不深知墨法弟以臆測恐豨膏不能取汁清想以䊌勝耳䊌勝非墨所由得貴也鹿角作膠從來稱尚

何渠不辨此乃辨豨膏抑亦窜夫多於捕鹿人耶言之可資嗢噱

方于魯擅名歙州當以色澤規橅取勝磨之若糍有香氣無墨氣所署非煙寥天一殊謬不然左司馬公差愧太玄氏董狐

余托年友巡江孫公侍御為製數墨云是受方氏方畧磨之糊筆不堪作字百計為墨原不可得貯之四年所卒無一當又從年友牛觀察得數挺愈不任側

理用然獨新樣可人不欲棄置因自失笑非真賞流于魯墨滿天下聞亦能走四裔想心手與世代低昂此猶末季烏衣中僑肸耶倘亦别有秘合獨為司馬公出一瓣香故司馬據實標目乎北士局曲井鼃不免為墨氏司馬氏揶揄

程幼博燃漆成劑遂一時光價幾成墨妖余譙幼博墨劑之香幼博譙余墨有墨香即蘸合麝馬矧夫龍腦余復謂幼博今日墨為政胡弗自後香並為政乎然香有

至韻沈水栴檀非品也雕房綺閣非地也肥肉醇酒非主也傖儜邋遢非客也勞薪獸炭非僚也淪肌撲鼻非賞也狎湘而將身卧淚颸送微熏鬬艷而借合清魂煙凝弱縷或無見鄙於萬初爾幼博有意荀令君余將霑旬三日

邵安與朱萬初帖曰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嘉品乏絕野人為取老松柏之根株葉實共擣治之斫楓舫羼穚之每焚一丸亦足助香苦今年大雨時行土

潤溽暑特甚萬初致石鼎清晝香高齋蕭閒遂為一日之借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蓋墨之與香同一關紐亦猶書之與畫謎之與禪也

有徵余書者會持一螺半挺以代鵞羣久之古墨盈筐彊效人製豹囊明光錦諸件別貯之一日有知我者當為立玄晏先生傳也羅小華舊合雖聲光奕奕尚不及今中駟不審何說

王梅溪履歷

丁自申

王梅溪公以紹興二十七年進士及第時年四十有一二親俱早世馳書與弟而示其子聞詩聞禮以榮恩感慕之意其辭簡切而有餘思羅大經嘗採而載於鶴林玉露可考也公歷官最後以乾道三年知泉州次年賈夫人卒於郡舍年五十有五公長夫人二歲耳攜喪歸葬樂清故里祭文壙志敘有三十年夫婦之好出公手筆後三年而公亦卒汪玉山誌公墓南軒晦翁為之書丹題額皆一代偉人其言鑿鑿可信而無根之誣橫為

世俗所指點所謂無影而造形變白以為黑者公何不幸之甚哉今優人作劇每陳於縉紳大會間恬不為怪余謂公學本真儒仕為名宦而在吾邦尤沐此公循良牧守之化於今為烈有風教之責者宜為先賢痛闢邪說使不浸淫於世以愚人耳目可也間有雖知其誣而未詳公之履歷者余固不厭備書云

山中雜言四條　繆一鳳

里中有頑童見羣鴈之集於江渚以為人之鵝浴於江

也遂驅已之鵞而從其浴鴈見鵝至羣飛而起童不知其為鴈也羡人之鵞能飛而責己之鵞不能欲盡殺之而別易其種其母聞而止之曰彼能飛者是鴈也非鵝也非人之所可畜也吾子欲責鵞而求其飛雖日易其種不可得矣噫世人責鵞之飛者何限其頑童之見歟

啄木鳥嘴長而尖曲棲止於古木之上以嘴啄木作聲羣蟲之隱於梢葉之僻者皆驚跂而動遂伺而啗之蟲啗已盡復吐其舌於樹竅舌甚腥羣蟻聞之緣附而集

於其舌遂從而餂之飽乃飛去後蟻猶不知爲噬已之物而復求之其迷於慕腥者如此噫人亦有以聲色勢利爲舌者矣慕其腥而卒陷其軀於不覺者哀哉

鄉民開畬種粟於深谷之原者粟將熟二人往視之見狙猴引羣而啗其粟二人持竿驅逐羣猴見之略不爲警二人乃析木爲弓掛竹爲矢作張射之狀猴少却而卒莫能驅也二人相與議曰可於常往來處設機圈以繫之何如遂設機旦日往偵果繫其一見羣猴環抱之

為解其縛竟脱去二人歸而嘆曰吾之栗今無遺矣因述其故有一人曰爾之機設無法也盍覔勁長之竿植其根於險要之處繫其繩於末曲其梢而密其栝彼必矣二人如其言果又繫其一倒懸於竿之顛羣猴驚駭遂解而得之一人曰甕之而啗其肉以償予之栗以洩予憤可也一人曰一拳之肉不足以充吾二人之腹吾之所望於栗者甚多試生致而謀之挈至家尋以紅組衣其身而以緑組袖其手足索固而縶之次日樊至

山俟羣猴之復來集者出而放之此猴見其羣追之惟恐不及彼猴訝其為異類避之惟恐不速一追一避旦夕皆踰萬山矣是歲粟獲以登人皆曰狙詐狙詐而不知人之詐有甚於狙也

有樵者遇獵人於中逵獵人招樵者而語之曰吾逐獸至此獸窮而無所適今在此峽中子盍助余獲之分其半與子樵者謝曰予朝饔而出妻績於廬粟藏在罌蔬摘在筥待予薪以熟之予得薪而歸飽飧以息足矣外

有所求不望也獵人曰子之得薪直不數文若從予得獸直不可以文數也子其何愚樵者曰爾今日得一獸明日復能得一獸耶獵人曰未知也樵者曰明日得獸若乃未知推而數日亦莫之知矣是圖僥倖於一得也而又有行險之虞不如吾樵日得一薪可以終歲矣吾惟事吾事以不能從辭今觀樵者之言所見所守幾於智矣書之亦可以風乎時之務苟得者

分諸子書目　萬士和

書籍天下公器也凡讀書好古者無不欲藏之於家以貽子孫期以通達古今此固勝於黄金滿籯者矣然昔人又云子孫未必能讀余謂不讀猶可若因而鬻以自利為蠹書魚則又甚矣吾邑舊有一士夫性喜聚書種種畧備此其子孫不肖悉貨於書儈之手每紙一斤得銀三四分固不計其板之今古紙之高下也如是則積書以貽之何為哉世人所謂能繼書香者亦指其能繼志述事云爾書云乎哉雖然後世子孫苟有好學求多

聞者出則書之助聰明益智慮亦豈小補吾未見其可廢也余筮仕至今四十年初荆川唐先生者博物君子也其家之書無所不有先生無所不讀余從之遊竊怪浩漫無極汗牛而充棟也久而聽其言論時至夜分或舉經册典要或討三教異同或尚論古人徧及二十一史而上下其人物先生誦説如流余對之無以應也嘆曰此非韓愈氏所謂馬牛而襟裾者於是始有蓄書之志時初得一第家貧四壁蕭然無力可致嗣後宦遊四

方力或可致矣然以增重行李恐累驛卒亦不敢多滯也萬歷乙亥冬由宗伯致仕家居檢點平生所積而編次之僅有一二千卷每部一套無有重複聚於一處足備查考散在各室則彼有此無此盈彼缺猝然取究其何便乎故余昔年葢一小樓悉貯其中遇有疑難則命諸子按號繙閱向來無異今年秋余年六旬有三神疲氣索髮短目耗業已捐書不用若不著落致使遺逸不無可惜故品搭前書分作五分令五子各管其一如遇

有疑難查考某書在某房者即速送看看畢即還原所藏者無得閑錮看者無得狼籍如是則雖分猶合也嗟乎嗟乎後世為蠹魚為馬牛吾不能保其無然所戒在是為好學多聞為聰明智慮吾不敢必其有然所願在是雖然世固有胸藏萬卷自矜其博輕世傲物百行瓦解居鄉臨民為世大害者此所謂讀書不識字者也若然則吾願為蠹魚云耳為馬牛云耳為吾子孫者其尚求志事之所在而存之不忘庶幾書香其有托哉

遺珠忘者　来知德

陳近夫以近日得忘病書此以與之

唐人有病忘者朝之事則暮忘焉夜之事則日忘焉行其庭則忘宮室之美入其室則忘妻妾之顏色人或有忤則忘其人之姓名大家巨室則忘其人之崇高富貴而不諂屈見貨財則忘其藏畜忘其遺於子孫處事則忘其軀體如疣如須淡如也以忘之故貧甚其妻求醫以療夫之病累不愈張説為相聞而憐之有記事珠玩

弄於掌即能記事價萬金遺人遺之忘者曰忘固不可記猶不可吾鄉有能記者怜然而憹欲然而慧甫八歲日能記萬言舉於鄉舉於朝官至獨坐能記書能記子史獨不能記其親記其君居家則有私財而忘其親居國則曠官職而忘其君日惟聲色宮室貨利是記余之忘不過忘其日用之常耳君親大者念念未忘也以是而記不如不記之為愈還其珠於相公來子聞而嘆曰此忘者必隱者也無意必固我之私蓋聖人之徒也繼

而來子又悟之曰惟其能忘所以不忘惟其不忘所以
有忘忘之義大矣哉而今而後始知忘物忘我者而後
不忘君親也忠臣孝子惟忘而已矣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九

明文海卷四百八十

餘姚黄宗羲編

稗二

猫祛 王格

王子讀書於玉堂之曲室同舍郎南昌張子濟甫愠其色而告曰余長安之第有蓄猫焉獰於待鼠吾善視之它日有鄰猫過焉者家人縶而并畜之余曰攘人之猫弗義命捨去未幾余猫亦他適迹而求之竟寂然矣夫

吾以義待人而人之視我也顧恝然無德不報將古人之訓祗虛立耶子有口辨為我祛其惑王子曰戾哉子之為心也夫子之以義自居也其以義安在耶無所為而為此儒者之所謂義而子之所素聞也方子縱猶之初其逆知其家畜之將亡而豫為之地耶抑直以為非是而不欲也夫逆知其家畜之將亡而豫為之地則其義也弗誠非無所為而為也以為非是而不欲則將與迎於子之心俱泯然矣又何錙銖於今日耶凡仁義之

道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口談而心背者衣冠之士所不免也況長安之居人乎脩一小善而遽責之以必報吾知其不能遂矣且子之所捨也曾知其主名乎而其人之得之也又知其所從乎禽獸之性飲食牝牡是戀縶而得逸驚愕而長往者有之矣又保其必返故室乎三者子不能決也施之於茫昧之中而苛求之於未定所適從之人雖長安之鬼神無以通其故矣比廬而居煙火相雜不知其幾門戶也皆猫之所能窺矣又安知今

之盜猫者即子之所嘗有德耶夫君子之處廌務潔其身而已矣身茍潔雖終身無毫髮之酬無怨也揣子之心責之而弗獲必且忿爲之而弗効必且怠忿與怠交於中而不善之端起矣設自今有猫於此而子之人復縶之將遂聽其所爲邪此爲善不終古之所謂小人者爾必非子之所能安矣言語侍從之署篋笥蕭然而又廹於鼠患爲子謀者蓋有長策焉子之言曰嘗善視其猫夫茍善視則其思故主而來歸亦理之所有也姑徐

俟之而果不至則更求善者而畜之謹其出入是固可為焉耳而何呶呶於破甑之顧以陷於遷怒之歸耶於是張子聞之輾然而笑色夷如初

崑山生　陳以忠

崑山生善掇蠅而食之若痀僂之承蜩不失一也江南熱時賓朋之會有生在可座中無蠅其言曰吾嗜蠅甘淫于舌而涼沁於脾矣蠅之族亦憒緑衣又其佳者生俊才能文章有潔癖而所嗜若此吳中人士相傳笑之

余問語客客怪焉余曰客何怪嗜蠅猶嗜痂耳兒童食土或以成病蠅與痂其非病耶其非童而習之者耶利之病人腥膩志氣點染名節敗壞儔類視蠅與痂又甚焉何天下習之而不知怪也客起謝曰吾儕小人慕庶名博官職將以為市里光榮也不知利之穢若是今而後痂視之矣蠅視之矣請受崑山生之事於簡

齋語 徐學謨

周元公太極圖說南宋諸儒皆稱之為千聖不傳之秘

今讀其說乃一篇繫辭衍義如曰無極而太極即易有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即太極生兩儀也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動靜互為其根即兩儀生四象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即繫辭本文而直錄者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智矣即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焉即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聖

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以立人極即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中間有辭同義同者有辭不同而義無不同者初未嘗自出一意見所謂不傳之秘安在唯太極之上又加無極二字則元公之所益也要之太者無上之稱也極者獨至之稱也二字原是形容語豈可形容之外復加形容而朱子解無極即無聲無臭之謂陸子靜曰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葢先言天而後言形容天之所以為天今曰無極而太

極是無聲無臭上天之載先形容而後及其本體也可
乎反復辨論最為詳切以國初儒者專信紫陽故性理
大全箋註凡論太極圖說者盡載之累千萬言而獨遺
陸子靜書可異也然即太極圖說亦多有可疑者夫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此指畫卦而言太極者
卦之主宰故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六
十四由無而有若母之生子故曰生若夫天地間一氣
而已而太極主宰於其間理乘氣而行故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分先後不可分顯微亦不可今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知當陰陽之未生太極將安所置乾之文言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亦未嘗分先後隱顯此理氣合一之論恐千載不能易也或曰太極一圖非元公不能作信乎予曰不然昔伏羲氏仰觀俯察當是時豈不知兩儀之本於太極乎然止畫兩儀而不圖太極豈徇形而下者忘其形而上者哉亦知天地間唯有陰陽兩端而已其化生萬物有形可見故畫一奇以

象陽而凡天地之為陽者莫逃乎一也畫⚋偶以象陰而凡天地之為陰者莫逃乎⚋也葢實有是形故畫是象乃太極無形安得有圖太極之理本乘氣以行小入于微芒大彌於六合可方可圓非若陽之必一陰之必⚋也而今以一圈圖之是將以太極為能圓不能方者乎而況推而至於陽動陰靜乾坤男女萬物化生各有一圈必自為註釋而後人始知某圈為某圖非若一⚋之畫雖愚夫愚婦可望而能辨其為陰陽之象也以圖

眎畫得毋贅乎然考之朱内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傳自陳摶种放穆脩以來彼三人皆為方外之學者作此圖理或有之而紫陽又證之以為周子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决非种穆所及此宋儒附影希聲之通弊而紫陽夫亦尊信元公少過乎愚意當時种穆故傳此圖元公因取易說就其圖而解之耳不然孔子當衰周之末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後見宇宙間無一缺事矣故其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虚語也

乃以元公之高朗豈昧於此而必作此圖以補羲畫之缺哉善學者察之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註中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似不必增註疏亦無學之二字蓋樂具八音非若學琴於師襄止一器而已可以一人學之也聞其美而忘肉味亦自是有意趣不圖為樂之至於斯註云歎美之辭疏義云為猶作也斯即指齊也春秋時陳公子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

子適齊而聞之葢不意其至齊而得聞韶樂之作也此說更長若曰不圖舜之樂其美至此則孔子未聞之前揣摩韶樂之美尚未盡如所聞乎

先進於禮樂章註疏以為先輩仕進之人準於禮樂不能因世損益而有古風故曰朴野之人也後輩仕進人準於禮樂能因時損益得時之中故曰君子之人也夫既得時之中孔子何以不從後進其說似悖乃宋儒則曰孔子述時人言如此於本文亦無所據愚以此之君子野人即孟子所

稱分田制祿之君子野人也今田野細泯所爲自是朴陋官府行事自是煩縟此質勝文文勝質之辨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如郊外之人過於簡畧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衣冠之人過于文采只須直說不必假時人口語亦可孔子親見周末文勝欲移風易俗歸之淳厚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即禮奢寧儉之意亦非謂先進之于禮樂爲得其中也今人看弘治以前光景便是不同三原王端毅公恕位冢宰時每夜崔翰林銑之父常

遇其家人提磁䧧鬻油於市軒司徒輗溺於淮河行李止二篋俱投入水至不能具冠帶前輩風度如此今人豈可復得大都一代間看先進後進便成古今不啻以今視古而已孔子之思所感深矣今舉業人以先進作夏殷時固非以先進為文武周公恐亦非也

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葢門人以其賢欲厚葬之故路為之請也孔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言回雖才鯉雖不才而父子之情一也即鯉也死有棺而

無槨吾既從大夫之後決不徒行而鬻車以為之槨盖假設之辭以開顏路為父者之心也註疏載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回卒時孔子之年六十一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則鯉也死時孔子蓋七十左右據其年顏回先伯魚卒無疑乃孔子之言如此盖深明命車之不可以與人雖父子有難于假借者其後門人卒厚葬顏回孔子以為葬子厚薄須聽其父命非為師者所能主張故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

非我也夫二三子也似非如註言不能如葬鯉之得宜假使鯉果死於回前當孔子為大夫之日何厚葬之不可而云吾不徒行以為之槨葢重命車也非不欲厚葬其子也學者不可以辭害意

曾點言志在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之樂故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註疏正義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生值亂時而君不用三子不能相時志在為政唯曽晳獨能知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此說深

得夫子喟然之指乃今註云點之言志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嘆息而深許之據其解經如此獨不觀孔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語分明是望四子得國而治之而誘之言志也比三子既各述其志顧皆不之取惟于點之狂者謂與己志同而深與之所取非其所問是孔子以

言餂三子矣且點之數言曷見其有堯舜氣象後之儒者類腐而輕信安得不為大言所欺哉大都孔子老安少懷之願未嘗一日忘天下故居常以用世事業屬門弟子顧其時天下無邦所如不合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乃一聞曾點不欲用世之言若有所觸於中者遂不覺喟然曰吾與點也與猶許也喟然者傷嘆聲憂違之感深矣非欣然致喜之辭也是以曾晳問三子之言志孔子仍各優許之其情概

可見矣解經者不宜以臆見湊合之也
六經遭秦火之阨闕佚固多而春秋尤甚如夏五甲戌
己丑紀子伯之訛皆煨燼之殘文也乃令儒者不察多
隨聲附和以為孔子闕疑之証可發一笑據宋人說春
秋以為孔子操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如去天于王
奪位于國之類筆則筆削則削其自用自專信如此則
夏五之下豈不知有月字而筆之甲戌己丑豈不知是
複辭而削之其闕與不闕亦甚無關係乃謹於其細而

肆於其大由前言之孔子亦豈儒而已矣由後言之孔子一妄人而已矣乃又云漢儒窮經而經滅然則今之滅經者獨漢儒哉學者不可不辨

自誠明章註以為自誠而明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故謂之性自明而誠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故謂之教即上文誠者誠之者之指也上文既已發明之矣此復言之不已贅乎且謂聖人之德所性而有似矣然則賢人之德不所性而有者乎賢人之學由教而

入似矣然則聖人之學不由教而入乎此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也中庸首章揭出性道教三字率性之道擔著性教故推明之獨詳乃性教二字之義尚未闡明故此發之大抵自天之付與而言有生之初保合太和渾然天理而已迨形既生矣神發知矣知覺由此而漸生無不先誠而後明者此即成之者之性也夫是以謂之性自入道而言有生之後必先通其關竅牖其聰明博學詳說而後拘蔽漸開妄復無妄無不先明而後誠

者此教人之法也夫是以謂之教誠則自無不明矣明則自無不誠矣誠與明同出一源初無二理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此也賢人之所以為賢人者此也若如註云性與教當人說性謂之聖人猶可教可謂之賢人乎

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此小人註解為肆欲妄行之小人夫曰肆欲妄行則其人悖道亂德已無所不至矣奚止反中庸而已而仲尼胡以之與君子之中庸對言也此小人者疑即索隱行怪之小人也彼其

硜硜自信居之不疑非之不顧處是即無忌憚也以其規模迫窄故謂之小人耳嘉靖末年瓊州海公瑞舍身諫主其大節非不凜然無奈規模迫窄不學無術巡撫江東之日紛更肆起訟牒囂然其意亦欲扶弱鋤强卒之率衆暴寡而民間騷動幾成大亂矣由於不知中庸之大道而遂至於無所忌憚也

嘉靖末分宜既以賄敗其後當國者意欲廓清仕路一掃穢濁遂倡講學之風士大夫靡然宗之以媒終南之

捷徑姦宄百出人情幾為魑魅矣壞政之弊尤甚于貪慶
歴以來遂嚴講學之禁凡天下私創書院一切折毀可
謂拔本塞源矣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講學固孔
子所不廢但其所講者皆民彝日用之常隨事應答為
切脈對症之劑初未嘗窮高極玄令學者無所依據故
子之罕言下之不及於利上之不及於仁與命乃今之
所謂講學者非仁即命各執一籠侗套子移東就西不
曰主静則曰求仁不曰致良知則曰隨處體認天理不

惟不推明孔孟之說而反以孔孟之說詭混於其所講之中亦可恨矣且此輩趨避儇巧行險僥倖動以孔孟為辭利之一字乃其安身立命之要訣也其為惑世誣民可無禁哉南宋偽學之禁最嚴然諸大儒甘心竄斥誅死而不悔不變今世第出一禁令而講堂鞠為茂草矣蓋講學同而所以講學之心不如前輩之實也雖然講學之名不可有講學之實不可無昔魯人見周伯魯與之語不說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

多有其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茍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殖將落余自嘉靖間為郎見諸郎署多不廢學而禮刑二曹事簡舍中時時有吾伊聲今亦蔑聞矣豈亦懲噎之過耶不殖則落為世道計者宜亦深長思之矣

伊川天性嚴毅雖在人主前不少貶抑進講邇英即爭殿上坐講之禮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六卿作而行之比

坐作二字蓋言勞逸之殊非三公終日坐而六卿終日立恐伊川誤解之也伊川當進講時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倚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或以問伊川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伊川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不敢不自重也夫朝廷莫如爵豈有布衣當重而太師反輕者乎古來事君莫如周公孔子如伊川所言周公以懿親攝政固當恭矣孔子於魯亦布衣也鄉黨一篇乃載其敬遜

委曲周旋之狀不一而足果以為謟乎孟子在戰國處共主衰弱之時客遊齊梁間見諸侯遊士率自卑以求用而孟子獨以道自重後人遂謂賓師不與臣同若既受其禄則均為之臣耳所謂分庭抗禮亦戰國之俗然也若孔子處此當自有道況後世既天下一家殿陛森嚴尊無二上事君之道宜從孔子若曲為重道之說道莫大於君臣舍此不重烏乎用其重伊川所執雖自為一說然未免圭角太露如諫掐宗戲折柳枝之類涉於擊

蒙禦冠使其君動罥芒刺惟有日疎儒臣耳吾道無可行之會君德何由成守此宋人膏肓之疾流被於後儒者日益妄自尊大至謂孔子託南面之權作春秋以譏切天子貶削諸侯矯誣聖人一至于此學術之不明可嘆也

韓非之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此太史公之言也太史公見非書有喻老解老二篇故喜為異論如此不惟究老子且究韓子矣韓子懲衰世之弱欲整齊法制

綜核名實束天下於範圍之內老子生三代之末文靡極矣故述清淨之指欲挽之于邃古之初老子專治其本者也韓子專治其標者也其論不啻氷炭之相反而乃謂其為同原何哉至蘇子瞻號稱通達事理却又衍太史公之説而推明之併究及莊周尤無當之甚矣其言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遊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

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此論亦不可不謂之慘礉矣今有人其父受齋其子行劫有司併逮其父謂其以受齋之故而寡取於人故激其子而為盜此豈得其平哉況老子述域中四大與莊子論父子之親不可解於吾心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又何嘗等父子君臣於遊萍而漫以誣之也大都三代而降

聖王久不作天地貞元之氣離披解散盡洩於語言文字之間故百家雜出其傳於今而未泯者皆未必無小補於世也得老子之沖淡可以滌内垢得莊子之曠達可以解外膠得韓非子之法制可以繩紊亂譬之醫藥然六經君臣佐使之劑也順經絡以調陰陽宜無逾此矣乃單方劫藥亦有起死迴生之奇驗非諸子之謂哉今學者為宋儒束縛已定令噤不得作聲以故聰明日錮戢郤不通施於名實之際茫無所鏡白顧不若倜儻

不羣之士事求可而功求成者其奏效速也故愚以為揖讓之前勢不勝道征誅之後道不勝勢天地之殺機已動而刑名法術之學起矣秦始皇又一開闢之主也漢唐而下凡事莫不陰師之以為治其曰誦法堯舜者皆浮慕也

盛唐人詩止是實情實景無半語誇飾所以音調殊絕有三百篇遺風延及中唐晚唐亦未嘗離情景而為詩第鼓鑄漸異風格遞卑若江河之流愈趨而愈下耳如盧

綸晚次鄂州詩全似王維起句雲開遠見漢陽城猶是孤帆一日程何等俊爽頷聯估客晝眠知浪静舟人夜語覺潮生便落想像矣晚次而曰晝眠鄂州豈有潮生後人知賞其辭而不知其景之不對也毫釐之差詩品遂落矣奈何近來作者綴成數十艷語如黄金白雪紫氣中原居庸碣石詩名劍術之類不顧本題應否强以竄入專愚聾瞽自以為前無古人亦可笑也乃小兒效顰輙引為同調南北傳染終作癘風詩道幾絶矣論者

謂詩莫盛於今日而亦莫衰於今日有識者能自辨之也

蘇子瞻文字其變化起伏無中生有全學莊子至讀其所為韓非論謂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薄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莫得其當夫以子瞻之聰明妙悟而猶不能解三家之指何也然於周也則又敢於操戈而入室矣豈宋人習氣固宜爾耶朱紫陽經書訓詁多自註疏中

來而其詆毀註疏之儒特甚此不勝其胸中拘攣之見欲妄意上接乎孔孟不傳之統故於漢唐諸儒不得不陰攘其長而陽摘其短以為孔孟而後惟予一人耳陳同甫卓見之士嘗為書詆訶紫陽其往來辨證不一而足可謂紫陽之忠臣惜乎同甫之名竟因紫陽而没没於世甚矣後儒之陋也

余讀王元美藝苑卮言評隲古今文人殆盡近時海內少年略能道二三綺語者盡入鼓掌間而於崑山歸熙

甫獨不掛齒余甚怪之豈於熈甫文未盡見耶抑熈甫少有時名文人故相傾邪後見元美答陸汝棟書云向者偶以著述相勉陸師粗及歸生非欲雌黄令掐有所上下也足下不察以為僕見歸文不多輒便誣詆使僕銜後生輕薄之愧吳中闤闠詩書人人大將豈令阿蒙得置一喙然於私心少有所降服震澤存而弗論足下遠不見楊儀部祝京兆徐迪功近不見黄勉之王履吉皇甫伯仲耶不亦咸彬彬有聲哉然或旻衍而綿力或

迫詰而嬉思或清微而類促或鋪綴而無經或嚴麗而近弱所見唯有陸浚明差强人意耳陸之叙事頗亦典則往往未及而盡當是才短歸生筆力小竟勝之而規格旁離摽縱唯意單辭甚工邊幅不足每得其文讀之未竟輒解隨解輒竭雖復累車殆難其選其指摘吳中諸公與熈甫之短亦似中窾但不知熈甫所長正在澹然若不經意而妙思溢發有得於天理人情之極致者元美不盡知也大都近來古文家動稱西京若能流自

肺腑而法準西京則誠西京矣今餖飣西京人語勉強
傅致彷彿殊不論其人之肖與否而一切為無情之辭
文雖工終不古於意於世輕重何如也熙甫特偏於
用宋而晚年才退耳若其集中得意者尚在毘陵晉江
之上而時論經學本朝未見其人何論後來年少也元
美每談獨推讓李于鱗此似憎贊憎意于鱗文睡夢中
囈語耳紬繹之無非揚已畀人殊狂肆無狀古今豈有
此作者元美云其胸中無唐以後書渟蓄古始無往不

造若恨世人罕識之夫書至唐以後乃多耳若古始之書亦似有限人雖不盡讀豈有不盡見者乎古始書有此體法否熈甫作項思堯集序云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為古人之學而茍得一二妄人為之巨擘爭附和之以詆非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其言未免過激然亦是上下古

今胸次第南宋以後文章吾亦無取矣二公皆吳中之俊前此罕有其儷然其言矛盾不相容如此姑記以俟知者衡較之也

熙甫生平極不足於獻吉元美才學視獻吉大倍之而詩文頗受其蠱毒熙甫經學最深議論雅有根據故亦不足於元美道不同不相為謀也元美每推李于鱗其五七言律詩海內少年爭附和之至以其詩中所綴數字若白雪黃金明月雄風中原北斗黃河碣石之類傅為

家法人人效顰更不顧情景相對與否此亦是障即于鱗集試讀其一二首非不俊爽可誦比至連篇障語疊出如巧線傀儡學語鸚鵡伎倆有限不耐久玩于唐人口頭語眼前景之指孰為深淺也予持是說久矣前歲至豫章有宗人亦善詩口占俚語一絶後二句云近來莫怪黄金貴因為詩人用得多則人已有厭之者高岑王孟只作淡語至今不可磨滅以其出之性情者無窮也

宋儒喜於標榜同已者升為天異已者沈為淵此其宿習也周元公本傳稱其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數十篇其學授之二程其仕歷南安郴州永州廣南東路南康軍皆阨在下僚設施未究襟懷灑落雅有佳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與蒲宗孟墓碣潘興嗣墓志語頗不相戾但蒲潘僅得其粗耳而後人作元公謚議必欲推尊之以上接孟氏不傳之統以志碣

石俱未及之故力為訶詆而詆碣尤甚志云公善談名理似亦無害或以類晉人詆之是也至碣云周子嘗以仙翁隱者自許蓋亦不得志為乘桴浮海之寓言耳而詆之者據通書云志伊尹之所志則非隱者學顏子之所學則非仙翁然則孔子既欲浮海又欲為東周何也豈口稱隱者仙翁便去習長生久視之術高樓而遐遯乎又公以熈寧六年八月七日卒先是公嘗以書抵宗孟曰上方興起數百年無有難能之事將圖太平天下

微才小智苟有所長者莫不皆獲自盡吾獨不能補助
萬分又不得竊須臾之生以見堯舜禮樂之盛今死矣
命也碣中述其語如此葢荊公提刑江東時公嘗與連
日夜荊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葢雅與之相契者當相
神宗之初其意亦欲致君於唐虞三代之上公將易簀
聞之安得不為之喜幸豈能逆料其為法之弊而詆之
者以為贊嘆新法必非先生手書不足憑信蒲與元公
為至親壽燾即其甥豈誣罔其先人一至于此至云蒲

假此言以佞新政則又索瘢之過矣朱子作事狀盡削之雖自意見要非實録也元公乃北宋第一流人物其能上接孟氏之統與否固不可易擬第推尊之少過彼亦能當之近世講學家標榜之風愈熾一與講籍則譽禁護蹠無所不至嘗問陽明之徒一人于楊幼殷時幼殷方講良知之學亦知其人為縉紳所不齒乃謾答云其人盜蹠也其言聖賢也取其言而已矣余嘆曰人之立言將為聖賢乎將為盜蹠乎幼殷默然竟不能對此

亦是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處

唐劉禹錫作昏鏡辭其引云鏡之工列十鏡於賈區發奩而視其一皎如其九霧如或曰良楛之不侔甚矣工解頤謝曰非不能盡良也賈之意唯售是念今來市者必歷鑒周睞求與己宜彼皎者不能隱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是用什一其數也予讀之未嘗不嘆夢得之諳於人情也其亦發於險阻備嘗之後乎大都察見淵魚不祥又曰人至察則無徒古人亦有是戒矣吾友王元

美少時有輕薄之名其作藝苑巵言評隲當代文人詆浪醜詆纖瑕不肯以少貸可謂皎鏡然亦以此得罪於人至觀其四部集與人作詩文集序即黄口小兒稍能弄文墨者靡不極口諛頌人見巵言之刻核遂真信元美之許已以此求其文者戶外屨滿元美亦喜應之此市賈鏡之驗也似亦不得已而酬世耳崑山歸熙甫與人作文弟攄已臆略不為裝飾半語故人有求其銘墓者或得其文置之不刻至今文集知之者甚少毋乃太

皎乎韓退之云凡為文而使一世之人必不好吾悲其為文皎鏡之謂也為文而使一世之人必好吾悲其為人昏鏡之謂也求文而不求其人無非欲與已宜耳陋容多自欺誠然哉應酬文字不可作也

明文海卷四百八十